

戈林传



第二次世界大战幕后策划者
上海人民出版社

戈 林 传

戴维·欧文 著

中外名人研究中心翻译部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沪新登字 101 号

特约责任编辑 周 武
封面装帧 张立宽

戈 林 传

中外名人研究中心编

(北京东城区钟楼湾甲 31 号, 邮编 100009)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编 200020)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中外名人研究中心激光照排

北京顺义振华胶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 字数 350 千字

1992 年 2 月第 1 版 199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册

ISBN7—208—01329—2/k·317

定价: 7.50 元

目 录

序 言

逮捕帝国元帅.....	1
-------------	---

第一章 局外人

第1节	三角关系	15
第2节	纳粹冲锋队司令	31
第3节	暴动	40
第4节	出使失败	55
第5节	刑事精神病院	68
第6节	成功与悲剧	73
第7节	国会议长	84
第8节	戈林的宠物	89

第二章 帮 凶

第9节	纵火之夜	97
第10节	东山再起	105
第11节	谋杀公司经理	114
第12节	打开通向宝库的大门	126
第13节	四年计划	133
第14节	格尔尼卡之桥	141
第15节	私有王国	150
第16节	布隆贝格——弗里奇事件	162
第17节	冬季舞会	170

第三章 调停人

第 18 节	归罪拿破仑	181
第 19 节	阳光之女与水晶之夜	189
第 20 节	减肥	196
第 21 节	失宠	202
第 22 节	希望再开一次慕尼黑会议	209

第四章 掠夺者

第 23 节	密谋篡权	225
第 24 节	黄色方案与叛徒	232
第 25 节	西部胜利	237
第 26 节	艺术品商人	245
第 27 节	重大决定	251
第 28 节	向英国透露巴巴罗沙计划	258
第 29 节	签署接班人密令	268

第五章 破产

第 30 节	给海德里希的“指示”	279
第 31 节	千架轰炸机空袭	283
第 32 节	通向斯大林格勒之路	289
第 33 节	失意	302
第 34 节	喷气式飞机	311
第 35 节	耶顺内克之死	316
第 36 节	施魏因富特	331
第 37 节	盲人的寓言	341
第 38 节	西线危急	347
第 39 节	彻底的牺牲	354
第 40 节	政治迫害	363
第 41 节	零点赫尔曼行动	374

第六章 代理人

第 42 节	进战俘营	391
第 43 节	胖家伙	401
第 44 节	审判	412
第 45 节	解脱	424

译后记

序 言

逮捕帝国元帅

这是个充满邪恶的地方。美军约翰·布雷丁上尉站在柏林一座被破坏了的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关上打火机，从一个乱七八糟的办公桌上抱起一抱纪念品，沿着黑咕隆咚的盘旋式楼梯往上爬，直到重见光明。

在温暖的阳光下翻看了一下，但结果似乎令人失望：一盏铜色台灯、一张写了些字的奶油色纸、一些空白信纸和按德国海军电讯格式打印的电报，还有一封致“亲爱的海因里希”的信。布雷丁把这些东西带回家之后，再也没管。40年过去了。柏林那座地下室已成了废墟，长满了野草。台灯被拆散了放在一家汽车修配厂的地板上，奶油色纸锁在南卡罗来纳州一家银行的地下室里。布雷丁去世时并不知道他抢救了赫尔曼·戈林奇特生涯中最后几天的至关重要的材料。它们展现了12年内纳粹党里的同龄人对他的嫉妒和仇视，展现了他们在希特勒“千年帝国”的最后几千分钟里希望看到他蒙辱和垮台的决心。

布雷丁上尉发现的那张办公桌是马丁·鲍曼的。鲍曼曾是纳粹党内的主要官员——希特勒的助桀为虐的魔鬼。纸上的笔迹也是他的，这些文字反映了地下室里的人们在日益怀疑赫尔曼·戈林背叛他们时的那种歇斯底里的氛围。

鲍曼在奶油色纸上起草的第一封电报是致党卫军伯恩哈德·弗兰克〔中校〕的，他是戈林的最后隐身处上萨尔茨堡党卫军分队的

指挥：

立即包围戈林别墅，逮捕前帝国元帅。粉碎一切抵抗。

阿道夫·希特勒

事情发生在1945年4月23日的下午。苏联部队已到达柏林的亚历山大—普拉茨区。地下室里挤满了伤员，空气中背叛的味道和迫击炮震落的尘土混杂在一起。据传，年轻的野心勃勃的军火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和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都已叛变。于此同时，戈林本人签名的一些不同寻常的电报已开始到达地下室的通讯室。

身负重伤的军官缠着绷带，迈着沉重的步伐，在拥挤的通道里来回传递着外面的战讯，鲍曼擦干净办公桌上震落的尘土，给上萨尔茨堡的党卫军分队起草了第二封电报：

如不执行元首的命令就要你的命。弄清施佩尔的下落……要特别小心，但动作要快如闪电。

鲍曼

他现在很得意。对德国来说，苦难的恶梦就要结束。在这场苦难中，黑暗中不知燃起过多少空袭的火焰，几乎每个家庭都遭受过失去亲人、被监禁、流放或迫害的痛苦。但在马丁·鲍曼狭隘的脑海里，整个战争已经变得非常狭小：最后向戈林报仇雪恨。四年来，他千方百计想废黜戈林，他密谋策划，希望这位空军总司令犯一个能置他于死地的错误。现在他犯了，鲍曼办公桌上堆积的电报足以

证明。

鲍曼又起草了第三封复仇电报，这次是致纳粹慕尼黑领导人保罗·吉斯勒的：

因图谋叛变，元首已命令上萨尔茨堡党卫军分队立即逮捕帝国元帅戈林。如有反抗，立即粉碎。要占领上萨尔茨堡等地机场以防他乘飞机逃跑。立即通知附近的地方官员、党卫军和警察。

鲍曼

鲍曼自己也活不了多久，但他至少可以干掉戈林。

柏林就要完蛋了，希特勒和鲍曼都被困在那里，对此，戈林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他和丰满的妻子埃米及小女儿埃达住在柏林以南300英里的上萨尔茨堡豪华的山间别墅里。

起初，他差点儿盼到希特勒下来和他会合了，但头天晚上，他的助手把他叫醒，让他看一份来自柏林的含糊不清的电话记录：空军参谋长卡尔·克勒将军从空军司令部“选帝侯国”^①打电话，报告说，元首已经“垮了”，计划留在原地。“垮了”——难道这不是意味着希特勒已经死了吗？这种可能性使戈林一下子没有了睡意。“给克勒打电话”，他命令助手。“让他立即乘飞机到这里来”。

帝国元帅明白，希特勒总把他视为接班人。现在接班的时候到了。

第二天中午，克勒大踏步地走进上萨尔茨堡别墅，行礼后，按总司令的指示，宣读他头一天的速记笔记。他说，空军埃克哈德·克里斯蒂安将军从地下室隐秘地给他打电话说：“有历史意义的事

^① 选帝侯国——德国有权选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诸侯国。

件。我将亲自来告诉你。”克里斯蒂安抵达后告诉克勒说：“元首已经垮了，并说没必要打下去了……他将一直留在地下室里，保卫柏林直至最后，然后采取显而易见的措施。”武装部队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午夜时分向克勒将军证实了上述情况。约德尔建议将西线的军队全部调过来对付苏军，希特勒拒绝了，只说：“帝国元帅将必须那样做！”有人提醒说，德国没有一个人再愿意为戈林打仗。“没什么仗好打了，”希特勒凄惨地说，“如果要搞交易，帝国元帅比我强。”

戈林吹了一声口哨，然后以多年没有表现出来过的果断迅速行动。他派人把第三帝国的重要人汉斯·拉默斯博士找来。拉默斯是个秃头，善于奉承拍马，经常随身带着收藏继位法律文本的匣子。戈林还派人去请他的挚友菲利普·布勒尔。布勒尔是希特勒总理府的前任主任，一手策划了纳粹无痛苦死亡术计划。他和戈林一样，现在也失宠了。最后，戈林命令加强别墅周围的高射炮和党卫军防御力量，并命令自己的助手对进入警戒线的人严加检查。

大家都到齐之后，拉默斯准确但过于矫饰地解释说，兴登堡总统1934年逝世后，通过了一项秘密法令，规定希特勒有权任命继承人；1938年4月又通过了一条法令，规定了他的代理人。拉默斯接着说，从那以后，希特勒写了一些遗嘱附录，藏在一个公务信封里。

戈林迫不及待地要看遗嘱。现在元首的死活不明，在这个时候打开他的遗嘱，拉默斯颇感不安，但他打开了金属匣。里面的信封上写着“元首遗嘱，只许帝国元帅打开”几个大字。

戈林拆开蜡封，用戴着珠宝的手指抽出了信纸。他悄悄地、几乎偷偷摸摸地看完了遗嘱，然后笑了，大声朗读了第一条命令：

一旦我因患病或其它原因，即便暂时不能履行我的职责……我指定大日耳曼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代行我的一切职权。

1941年6月29日

于元首大本营

第二条命令规定，“我一死”戈林就应立即重新宣誓就任政府和党的首脑。

处境微妙。希特勒真的死了吗？或许他已从“垮了”的状态中恢复过来了？如果鲍曼说服他另立了对对手有利的遗嘱怎么办？“给他发一封无线电报”，克勒将军建议。“问问他应该怎么办”。

戈林口授了一封电报，在4月23日下午3点发出：

元首先生：

根据约德尔将军和克里斯蒂安提供的消息，克勒将军今天告诉我说，您在谈到某些问题时提到了我的名字，强调如有必要谈判，由我比您在柏林进行更合适。

这番话使我非常吃惊，又认为非常严肃，如果今晚10点以前还收不到您的回音，我将义不容辞地认为您已失去了行动自由，并认为我执行您的命令的条件已经具备，我将为民族和祖国的利益而采取行动。

他最后说，“愿上帝保佑您度过难关……您的忠诚的赫尔曼·戈林。”

所有奖赏中的最高奖赏——国家元首，终于在他的面前闪现光芒！他给希特勒的空军助手发电说：“你一定要将电报亲自交给元首本人。务必回音，以便我在这种严峻时刻和元首的意愿保持一致”。

与此同时，他给最高统帅部长官威廉·凯特尔元帅去电，说如果晚上10点以前仍接不到希特勒的指示，即请他立即飞往上萨尔茨堡。戈林说“如果不想让帝国四分五裂，总要有个政府。”他也给外

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发了电，说戈林将接替希特勒的“所有职务”，如果里宾特洛甫在午夜之前没收到希特勒或戈林本人相反的命令，即应立即飞来见戈林。

这些就是希特勒的电报房在柏林监听到的可疑电报。但是希特勒已经从头天的自杀性颓丧中恢复过来。他双眼凹陷，拿着一张发潮的、已经扯破了的柏林地图在混凝土走廊里走来走去，等候党卫军军队许诺的从北面来解围的消息。

4月23日下午，他的一连串电报被截获时，他最阴险的敌人——鲍曼、施佩尔和里宾特洛甫正好都在希特勒的地下室里。把电报送进希特勒的书房，并将海军电报纸塞到希特勒颤抖的双手的就是鲍曼。“叛国罪！”鲍曼大叫。

背叛！希特勒认为，这就是自9个月以前有人图谋暗杀他以来，他屡遭失败的原因。现在，他亲自挑选的接班人也成了叛徒。他脸色呆滞地转向鲍曼，命令说：“逮捕帝国元帅！”

一双双猎眼闪烁着期待的目光。鲍曼赶到通讯室，一把抓过几张纸。致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州弗伦斯堡的海军司令卡尔·多尼茨将军，他写道：

十万火急！奉元首命令：第三帝国政府将不飞往巴伐利亚。不要让荷尔施泰因州的任何飞机起飞，动作要快。封锁一切机场。

致上萨尔茨堡的党卫军部队：

①元首等待着尽快完成任务的消息。

②有否逮捕拉默斯和其他部长？也要逮捕布勒尔。

他看了施佩尔一眼，虽然情况这样紧急，他的脸上仍露出了一

丝阴险的笑容。施佩尔刚乘坐一名军士飞行员驾驶的飞机赶到布兰登贝格。鲍曼又给上萨尔茨堡补发了一封电报：

施佩尔已飞抵此地。

晚上10点25分，鲍曼给多尼茨打电话，重申了希特勒的命令：任何政府成员不得飞往南方与戈林会合。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阻止，”他说。施佩尔给德国精锐部队Me262喷气式战斗机中队指挥官阿道夫·加兰将军发了同样电报。“我要求你和你的伙伴如约尽力防止戈林飞往别的地方。”

当夜幕在整个山腰降落的时候，一阵微风向戈林别墅周围的沼泽地打下一层薄薄的雪，覆盖了一些黑色人影的脚印，他们正在房屋周围悄悄地组成一条武装警戒线。对下午3点发给柏林电报，他现在已经收到答复，但是答复令人不寒而栗。“1941年6月29日命令只有在我具体授权时才能生效，”希特勒来电说。“没有什么行动自由可言。因此，严禁你在你暗示的方面采取任何步骤。”

希特勒原来还活着！帝国元帅惊慌不已，赶紧给里宾特洛甫、希姆莱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去电，收回中午发出的电报，但为时已晚。晚上8点他的电话线被切断。8点50分，一队党卫军85人包围了别墅；10点，党卫军指挥官伯恩哈德·弗兰克走进屋里，行军礼后宣布：“帝国元帅阁下，你被捕了！”

戈林怒不可遏，264磅重的身躯气得直发抖。他猜想是电报里“谈判”这个字眼惹恼了元首。

帝国元帅度过了一个不安的夜晚。晚上9点，弗兰克拿着柏林地下室发来的另一封电报返回。在这封电报里，鲍曼指责戈林阴谋叛变，但承诺如果他以健康不佳为由提出辞职，可无性命之虞。戈林象小孩子一样如释重负，这不仅是因为他的生命可以保全，而且还因为希特勒除了免掉他的空军司令职务外，似乎不会剥夺其它职

务：他仍然是帝国元帅，或者他可以这样争辩。然而，警卫没有解除，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24 小时后，他迷迷糊糊躺在床上，感觉到窗户振动，一开始很轻，后来越来越强烈。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掠过山谷，传到山腰，发出隆隆的响声。烟幕发生器珊珊来迟地喷出了人工烟幕，烟雾懒洋洋地降落到山腰，其浓度不亚于旧金山的黄色浓雾。在刺鼻的浓雾中，爆炸声此起彼伏，越来越靠近别墅。

戈林面色苍白，一下跳了起来。他一手抓起身边的丝绸睡衣，大叫，“进地道！”但一名党卫军军官用枪口逼着他回到了原地。

第二轮轰炸开始时，他们捆绑了戈林和他的一家，一边跌跌撞撞地沿着 238 级台阶走向秘密迷宫，一边粗野地推搡着他。里面没有灯，大地在颤抖，戈林也在战栗。敌人轰炸机能如此长驱直入飞临德国南部，表明他的空军已经不起作用。

当苏联密集的炮火开始把大量的穿甲弹和高爆弹倾泻到地下室上面的帝国总理府大楼时，希特勒仍希望“可靠的海因里希·希姆莱”会为柏林解围。与此同时，鲍曼仍沉迷于甜蜜的复仇。“终于把戈林逐出党外了！”当最后一任总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用无线电对讲机告诉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希特勒已撤消了帝国元帅的所有职务时，鲍曼一把抓过话筒，喊叫说，“包括帝国猎场首席监管人在内！”

然而几小时之后，地下室的电传打字机收到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希姆莱已通过瑞典，提议和英国举行和平谈判。

27 日，鲍曼气愤地谴责说，“显然海因里希·希姆莱已与我们一刀两断。如果元首死了，他打算如何生存呢？！！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元首一遍又一遍地强调，面对这一切他必须忍受的叛变行径，他活得太累了！”

英国轰炸机炸毁了山腰上戈林的豪华别墅。废墟之中，有一个

信封，上面还有破碎的封蜡，里面装着元首的遗嘱。在弹坑累累的地面以下100英尺深处的地道里，戈林和他的工作人员及家人倦容满面，他们仍在党卫军的枪口威迫之下。他的妻子和女儿穿着睡衣瑟瑟发抖。戈林千方百计想给柏林发封电报，把事情讲清楚，但逮捕他的人甚至连电报都不碰一下。现在他象12年来他囚禁过的政客、商会领导人和新闻界人士一样，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他一点也不怀疑是“畜牲”马丁·鲍曼策划了这一切。“我早就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他哽咽着对格纳特说。“我早就知道鲍曼会膨胀起来，设法除掉我。”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发现警卫们坐卧不安，在悄悄地争论什么。这位德国高级将领残存的权威仍然是不可小看的。4月25日，党卫军上校希姆莱的一个司法参谋厄恩斯特·布劳塞到达。他答应为戈林发电报，但气氛仍让人气馁。

4月26日晚，一支新的党卫军分队接防，把戈林和他的军事人员分开挪往别处。分手时，戈林从手上摘下戒指送给他们留作纪念，暗示邪恶还在横行。看来比较可能是希姆莱决定把戈林从鲍曼个人的势力范围内移开的。毫无疑问，这位党卫军帝国首脑已经意识到，在最后的斗争中，一个活的帝国元帅比一个死的帝国元帅是一张更加现实的可谈判的王牌。

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看管不严了，甚至问戈林喜欢在哪里蹲监禁。他和气地说喜欢在萨尔茨堡以外四十英里的毛特恩多夫城堡。4月28日一早，他说了一声“再会，愿上帝与你们同在”之后，便离开贴身警卫，爬上装甲轿车，同埃达坐在后排，埃米坐在前排，庄重地招手让司机开车。一会儿，车队在一排乘坐卡车的党卫军的护送下，飞快地开过毛特恩多夫吊桥，驶入城堡院内。

他曾在这属于犹太教父的毛特恩多夫度过部分童年时光。他很快恢复了帕夏生活方式，戈林原先某种程度的和蔼又出现了。仆人从地窖里为戈林拿了几瓶好酒和一条荷兰香烟，供他与布劳塞上校

共同享用。埃米只在城堡大厅里露过一次面，她那次整整一晚上都在向戈林哭诉他们失去的东西。有一次，布劳塞看到戈林在翻看小时候写的日记；还有一次，戈林找出家谱给布劳塞看，说他如何可以把血缘关系追溯到国家的大多数皇帝和俾斯麦及歌德。

戈林每时每刻都竖着耳朵，瞪大那双淡蓝色的眼睛。他从收音机中得知，柏林宣布他“引退”了，但仍没提到他失去元首继承权。4月30日，布劳塞给他看了刚从地下室发来的一份电报：“如果我们要灭亡，即枪毙4月23日的叛徒。”戈林鄙视地小声说：“又是鲍曼干的！”他看到布劳塞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

但5月1日，无线电台广播了希特勒的死讯之后，这位党卫军上校真的给南方总司令阿尔贝特·凯塞林打了电话，请示是否处决戈林。凯塞林建议他别处决，但谁也不想下令释放帝国元帅。戈林蒙辱后，曾派他的医生向克勒将军求情。克勒把球踢给凯塞林，凯塞林又踢给海军上将多尼茨，多尼茨没有答复。多尼茨和曾经不可一世的赫尔曼·戈林本无交情，也许他此时此刻正在为戈林的羞辱而庆幸。

5月4日下午，一位空军将军带着一个空军通讯团乘车经过毛特恩多夫，清楚地看到戈林和党卫军逮捕他的人沿着篱笆漫步。

戈林招手让他过来。“告诉克勒立即行动！”他气愤地说，“告诉他，我作为德国最高将领，一定要去见艾森豪威尔。告诉他，我是最有名望的将领，尤其在美国。”克勒仍没行动。

6日，凯塞林终于下令释放帝国元帅。特别是，戈林把这次最不体面地结束对他的关押——浪漫化成了英雄篇章：他的空军部队精疲力尽地从意大利回来，规定行军路线经过党卫军分队营地，从而解救了他们爱戴的总司令。几天后，空军第12通讯团的人经过此地，一见到他，便冲上前去，向他们爱戴的总司令问候欢呼。戈林迅速看了一下形势，发现空军的人多于党卫军的人，便命令他们冲锋……

从党卫军那里一出来，戈林就立即给多尼茨海军上将发了一封

电报，提议与敌人谈判：

海军上将！

你清楚副元首鲍曼为清除我而策划的置我于死地的阴谋吗？……鲍曼策划反对我的运动全是用……给上萨尔茨堡党卫军指挥官弗兰克发匿名电报的办法……希姆莱帝国首脑会向你证实这一阴谋的古怪手法的。

我刚获悉，你计划派约德尔将军同艾森豪威尔会谈。我认为极其重要的是……在约德尔谈判的同时，我应该和艾森豪威尔举行元帅之间非正式的接触……我可以为约德尔的会谈创造合适的个人氛围。最近几年，英美对我表现出了一种比较和善的态度，而我们的其他政治领导人则比不上我。

战争几乎结束了。戈林派他的助手携带两封致艾森豪威尔“元帅”和美国集团军司令雅各布·德弗斯将军的密信，带着通行证，乘车前去与美国人接触。

致艾森豪威尔的信冗长而乏味，其中说：

阁下：

4月23日，我决定以德国武装部队高级官员的身份与阁下接触，尽我所能，讨论避免进一步流血的办法……同一天，我和我的家人及扈从在贝希特斯加登被党卫军逮捕。逮捕我们的人没有执行枪决我们的命令。同时，我被开除出纳粹党。公众从无线电广播中得知，我因严重的心脏病辞去了空军总司令职务……按任命我为代理元首的命令，本来是有权决定一切的，